

1031/630

陳三五娘

顏金村 著



陳三五娘

顏金村 著

鹭江出版社

一九八七·三·厦門

I247.4/21



Z0010734

50839

内 容 提 要

风流韵事，千古传奇，演义出恩恩怨怨、曲曲折折的爱情悲喜剧。一个是温陵才俊，风流倜傥；一个是潮汕名媛，秀外慧中。喜元宵邂逅玉郎，私情暗结，却是匆匆过客；恨媒婆拨弄生非，父母偏信，欲配恶徒淫棍。翩翩然佳公子，分花拨柳觅香尘，幸得并蒂荔，破镜入府为佣，欲与倩娘长厮守。西厢待月玉人影，红杏楼上订终身。关关雎鸠两依依，除却巫山不是云。叹红颜薄命，命运多乖，私情引发，恶徒告状，急惶惶私奔不成，反遭昏官施虐。一个刺配异地，含辛茹苦；一个深锁闺室，柔肠寸断。乍喜云开雾散，人又重圆，终结连理，忽又恶海翻风波，陡从天降，国破家亡，恶徒公报私仇，可怜玉郎倩女双双投井，饮恨黄泉。

这部章回小说以南宋社会为背景，描写了陈三与五娘的爱情悲剧。小说人物众多，才子佳人，媒婆淫徒，昏官污吏，无不刻画得形肖神似。情节感人，令人一掬同情之泪。

陈 三 五 娘

颜 金 村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4.5印张 2插页 348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80533—013—1/I·10

(书号：10422·47) 定价：3.10元

目 录

- 第一回 陈运使探亲故事伊始
众州官造访酿灾于终……………(1)
- 第二回 三舍留心画美女
伯贤着意访州官……………(11)
- 第三回 中秋赏月陈三露本性
私下打听婢女说原因……………(24)
- 第四回 游伽蓝潘夫人得病
诛似道陈运使启程……………(37)
- 第五回 运使差人迎宝眷
陈三同姻理行装……………(49)
- 第六回 陈三送嫂过潮州
五娘梳妆在红楼……………(61)
- 第七回 没遮拦李姐淫性难改
有骨气小张贫贱不移……………(74)
- 第八回 五娘灯节遇知己
三舍元宵画佳人……………(86)
- 第九回 五娘因害相思病
员外托媒错配亲……………(98)
- 第十回 施毒计反成家人美事
做媒人恰好两下说亲……………(109)
- 第十一回 林大托媒送订礼
五娘抗礼忆陈三……………(121)

第十二回	想方设法陈三觅知己 传意送情五娘投荔枝·····	(131)
第十三回	陈三托李姐穿针引线 李公教陈三慕鱼临渊·····	(142)
第十四回	磨镜郎君因破镜 多情小姐巧用情·····	(156)
第十五回	陈三洒扫小姐问知己 五娘出谋公子荐西宾·····	(167)
第十六回	陈三用计隔窗餐秀色 公子认真当众拜先生·····	(180)
第十七回	无奈何林大托人逼婚嫁 有办法益春为主传情书·····	(190)
第十八回	黄五娘乞巧春熙亭 陈三舍因生相思病·····	(204)
第十九回	乐极生悲五娘因得病 相怜同病陈三捧盆汤·····	(216)
第二十回	乐助人帮好友葬父 喜知己为五娘买簪·····	(227)
第二十一回	因误会陈三不告而别 实情深益春代主留伞·····	(240)
第二十二回	是知心心心相印 逢知己句句话真·····	(250)
第二十三回	陈三有意偷绣鞋 琼瑶存心问珠帔·····	(263)
第二十四回	员外堪夸陈荔镜 陈三借重黄公子·····	(273)
第二十五回	陈三五娘相会芙蓉下	

	员外夫人毒打劣益春·····	(288)
第二十六回	老员外有心使鬼 醉五娘不慎漏真·····	(300)
第二十七回	情笃笃陈三五娘设誓 意灰灰林大陈三相逢·····	(310)
第二十八回	假意虚情终还本性 异床同梦返朴归真·····	(323)
第二十九回	急忙忙陈三闻言先跑 惊慌慌五娘得讯潜逃·····	(335)
第三十回	凄惨惨陈三受审被欺 刁油油知州放线钓鱼·····	(350)
第三十一回	方孔兄通神使鬼 汪小七递信传书·····	(360)
第三十二回	婢女送衣探狱遭勒索 陈三发配南行受艰难·····	(373)
第三十三回	陈三舍充军遇救主 老使君感慨拜黎民·····	(383)
第三十四回	狱里陈三备受优待 潮州民众围观陈三·····	(397)
第三十五回	陈三舍用谋娶靚女 黄九郎将就嫁五娘·····	(409)
第三十六回	流浪陈三娶妇归故里 多情小姐于归从夫婿·····	(421)
第三十七回	陈母喜瞧倩媳妇 五娘游赏陈家园·····	(431)
第三十八回	起风暴娇五娘被淋得病 中圈套老夫人受骗填井·····	(439)

第三十九回	两恶为奸泉州降元	
	豺狼当道陈府被抄.....	(448)
第四十回	泉州陈府再次罹难	
	陈三五娘终践誓言.....	(456)

第一回 陈运使探亲故事伊始 众州官造访酿灾于终

南宋末年的泉州城东，双阳山下，朋山岭后，有个傍山依水，风景秀丽的梧宅村，村里有个大庄户，住着陈氏一家。这陈氏世家，累代为官，老太爷曾知潮州，五年前不幸一病身亡，遗孀蔡氏，生有三子。长子伯贤，新拜广南转运使，管辖十一州、一府、一郡，正在临安陛见皇上，不日即将回府省亲而后前去上任；妻潘氏。次子伯慧，年幼而歿。三子伯卿，年已弱冠，未曾中式，悠游在家，因排行第三，故叫陈三，又称三舍。①

一日午后，忽闻婢女报道：“大老爷一队人马已过洛阳桥，正向这边走来。”潘夫人听说，喜上眉梢，遂站立了，整衣拂袖，扶鬓压鬓，由众婢女拥簇着，来至正宅大门内迎接。

潘夫人接了夫君陈伯贤，又同来延寿院拜见母亲蔡老夫人。蔡老夫人见了，喜极，却又不忘记问道：“孩儿此次前往临安京城，可知令伯近况？”

伯贤答道：“孩儿在京旬日，不时探听伯父行止，只是不知确切。伯父最崇敬文天祥，可又不在文大人处，多在外征集银饷，以充军需，所以蓬转萍漂，并无定迹。”说话时，似有所觉，拿眼睛环视众人，问道：“爱弟因何不见？”

老夫人说道：“三儿今早有人邀去，至今未回。若说令弟，

①“舍人”原是官职，后用为对人尊称。宋时对排行第几很重视，常用做称呼，比如本书的陈三、林大、九郎、卓二、小七、曾五、庄六等皆是。

整日价在游山玩水，无心经史文章，那将来仕途，看来是没望，不及贤儿长进出息。唉！也是从小溺爱娇惯坏了的。”

伯贤道：“那经济仕途事小，这国步艰难，外敌入侮，爱弟岂不知之，何能无所事事！”

说到此，母子忧伤，良久没话。不久，伯贤夫妇告辞去了。

伯贤夫妇出了延寿院来，已是日托西山，残霞似血。转过映山湖，穿过翠竹林，过水菖洲，进茉莉园，越碧桃林，又走了一段鹅石甬道，方才到得潘夫人住处兰芝院。进得院来，但见窗明几净，墙上挂的古人书画，尽是往常伯贤所好。

伯贤未及坐下，先去了头盔，脱了战甲，绿珠接过，去了。碧珠递上便服，说道：“那边已备好香汤。不过，夫人意思，请老爷先点心了，再沐浴。”

伯贤穿了便服，吃了点心，先到房内转了一圈，见床下摆着自己往时穿的珠拖，床上挂着自己往时穿的睡衣，放着两个红娘抱过的绣花枕头，心里喜了，笑向夫人道：“夫人怎知我今日就回？”潘夫人笑道：“奴家算定相公前几日就该回来的，已在望安亭上翘首观望多日了。”伯贤听了，喜极，偷偷地吻一下夫人，这才走了出去，沐浴去了。

伯贤沐浴更衣毕，已是掌灯时分，众婢抬了桌来，于便厅中摆了桌椅，接着酒菜上桌，伯贤夫妇对坐，绿珠上来劝酒。席间，夫妇相敬如宾，也不知佳肴啥味，只酒多饮了几杯。三杯美酒下肚，那潘夫人已是桃花上脸，凤眼迷离，更觉可爱。伯贤看在眼里，早是意不在酒，胡乱吃了些，即放下牙箸，去到门外，吩咐小厮道：“交代门人，有来访者，明日见。”于是，与潘夫人携手相将，扶入秀房，未及宽衣解带，已先扭作一团。久别重逢，虽是旧事风流，却不减新婚佳趣，缱绻绸缪，自不必说。

第二日，伯贤夫妇早起梳洗早饭毕，来至老夫人处，问过

安。老夫人挥手道：“随便坐吧，我喜欢坐在此处。”说罢，于便厅中一张交椅上坐下。伯贤夫妇见了，都退于另一旁，向着老夫人坐下，其他婢女站立伺候。

坐定，老夫人问伯贤道：“此次回来，可在家住上几日？”

伯贤答道：“君命在身，不得久留，中秋过后，即须启程。”

老夫人道：“此次上任，须将媳妇带了去。东飞伯劳西飞燕，于心何忍！”

众婢听说，都望着伯贤夫妇，伯贤转过头去看了看潘夫人，说道：“孩儿不孝，不能在家亲捧甘旨，幸有妻室，可以代劳，才稍慰儿心。携妻带着，放母亲于不顾，孩儿不为。”

老夫人道：“老身粗安，也无后顾之忧，且有这众多婢女，恁①人尽管放心前去就是。”

伯贤道：“母亲爱儿心真，只是正逢战乱，孩儿初去上任，似有不便，待上任后，孩儿另寻房屋，是时才接母亲同去。”

老夫人听说，哈哈大笑道：“我才不去哩！”

正说着，忽有小厮来报：“外有一大官人来拜。”说时，递上名刺。

伯贤看了名刺，知是太祖第十代孙赵璞，因道：“快请进！”那小厮听了，去了。

这里伯贤辞了老夫人，自个径直来至正宅大厅，见那赵璞已进了大门，正从二门走来。伯贤急迎了上去，相见了，唱喏罢，伯贤道：“不知亲王驾到，有失迎迓，赦罪、赦罪。”其实赵璞并没封王，只是伯贤尊称。

那赵璞谦恭道：“岂敢、岂敢！”又道：“一年不见，今陈大人更加康健，且气宇轩昂，真乃国家有幸。”

①恁，方言，“您”的意思，有时又同“你们”音同“您”。

伯贤道：“亲王言重了，下官只怕力不从心！”

赵璞道：“陈大人身负国家重任，玉体康健，则是国家之幸，怎说言重！”说时，已来至大厅，看坐献茶毕，伯贤道：“下官无才辅国济民，已是羞愧不已，何当亲王过誉。”又道：“这宋室江山，每况愈下，目今只剩两浙、福建、广南及江南东路^①尚且完整，其余均已破碎。”说时，叹息不已。

赵璞也叹气道：“陈大人忧国忧民，实是可嘉。那权奸贾似道，当朝误国，罪恶滔天，须即除之，方得太平。”

伯贤道：“正是哩！奸相不除，忠臣难以立朝，国家怎不贫弱可欺。”

两人慷慨激昂，一边骂着贾似道误国殃民，一边赞着江西提刑文天祥及张世杰好生英雄了得，入卫勤王。赵璞问了京城及朝廷近况，又问伯贤何时赴任。伯贤问了泉州城内众皇亲国戚情况及地方上一些事，谈得十分投机。

正谈得火热，忽听小厮报道：“蒲大人来拜！”伯贤、赵璞听了，知是泉州招抚使蒲寿庚。赵璞起立道：“不容多谈了。”说时，捧出一个拜盒，揭开了盖，拿出一条金光灿烂的围带，说道：“这是金银装镶金龙水晶带，系辽夷进贡，祖上传至于我，今转赠陈大人，还望晒纳。”又拿出一帧古画，说道：“这是吴道子真迹，陈大人闲时请自鉴赏。”说罢，就要告辞。

伯贤道：“亲王枉驾降趾，已是礼重，何需再送许多礼物。”说时，已见蒲寿庚进了牌门。

赵璞道：“老朽就要告辞。为不与蒲招抚相遇，我且退避之，陈大人你自去接他。”说罢，避进仪门内去了，待蒲寿庚走近大厅，那赵璞才从边门去了。

这里伯贤降阶向蒲寿庚迎去，就于厅前作揖唱喏，又登阶进

^① “路”，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省。

斤。互致久违，述坐献茶毕。伯贤道：“昨日，何劳蒲大人与田大人到十里长亭迎接！”

蒲寿庚道：“礼当如此，更何况陈大人颇受朝廷器重，还望提携。”

伯贤道：“何来此话？你我均受朝廷恩遇，自当极尽人臣之责。”

蒲寿庚道：“陈大人说得很是。陈大人方才从帝都回来，请问这情势如何，还望略告一、二。”

伯贤道：“近来元兵十分猖獗，几次三番企图渡江南下，幸好文提刑、张世杰挥军勤王，方得无犯。”又道：“只是这江山破碎，京城岌岌可危。”略停了停，问道：“蒲大人经治这泉州，未知布防如何？”

蒲寿庚道：“泉州所辖清源郡、惠安、晋江、安溪、永春、兴化及海军，共有官军若千万，布防严密，调遣自如。只是兴化陈文龙所部不受节制，将来若有纰漏，则出在他身上。”叹了口气，又道：“不过，还望蒙古兵不致南侵，如若进逼福建，那时大势已去，恐难对垒。”

伯贤道：“倘若各路齐心协力，民众一心，君臣一心，定保京城无虑，何至进逼福建！不过，蒲大人军在危急关头，也该北上勤王。”

蒲寿庚叹道：“只是听说本朝初陈搏仙人早就有谚，算来赵氏江山，历数已尽。”

伯贤摇头道：“那是疯道人之言，我却不信。我只知为君之臣，抵死效命。”

蒲寿庚听了，笑道：“下官失言，还请见谅。”

伯贤也笑道：“言过则已，何必当真。”又问道：“蒲大人可真经济仕途亨通，在内为官，在外经商，只不知近来生意如

何？”因此转了话题。

蒲寿庚道：“自高祖由大食国来此泉州侨居经商，已历数代，所积资产无数，目今下官又添置海轮廿余艘，来往于亚历山大和泉州港之间，出没于沿途各港口。”

伯贤感兴趣了，问道：“亚历山大在天之何方？”

蒲寿庚答道：“正是泉州西远，与泉州同为天下最大良港。”

伯贤又问道：“进出些啥货物？”

蒲寿庚答道：“舶来香料、珠宝、药物，出运丝绸、漆器、瓷器。”

“近来可还兴隆？”

“兵荒马乱，进多出少。那‘市舶司’较之以前，清闲许多。不只货物进出少，就连商人、使节，也少有来往，那‘远来驿’都快倒闭。”

伯贤听了，叹道：“咳，国系千万之家，国运如此，何况私家！听说那‘宗正司’外的丝绸业，原是极兴旺的，现也是极其萧条。”

说罢，相对叹息了一会，蒲寿庚站立了，走至大厅门前，招来一位蒲氏干办，干办后边跟着两个家人，抬着一箱物件。蒲寿庚指那箱道：“些少薄礼，略表心意，还望陈大人笑纳。”

伯贤见了，皱了皱眉头，说道：“怎敢受你重遗厚赠！能得蒲大人前来叙谈，足见高谊，何必如此破费！”说时，接过蒲寿庚硬塞过来的礼单看了，见上面写着：祖母绿一盒十粒、猫儿眼一盒十粒、夜明珠一盒十粒，又有龙涎香、沉香、乳香、玳瑁，均产自大食、波罗等番邦外国，还有四川十样锦十匹。伯贤见了，甚觉难处：受之不当，却之不恭。婉言谢了一番之后，也只好唤家人来，收下了。

蒲寿庚见收下礼物，说道：“时候不早，就此告辞。”

伯贤道：“日已近午，已备下中饭，请蒲大人在此用了饭去！”

蒲寿庚拱手道：“改日再领。”说罢，去了。伯贤送至府第门口，忽又想起什么，问道：“尊兄寿晟见知梅州，想必常有来信？”

蒲寿庚停下步来，回头答道：“下官与敝兄各自两地为官，相去甚远，极少书信来往。胞兄在陈大人麾下，还望多加关顾。”

伯贤连忙应道：“岂敢！”“自然！”又道：“敝府正在蒲大人治下，正须蒲大人多加照料。”

蒲寿庚道：“陈大人放心就是。”说罢，转身去了。

半日接了两位大官人，伯贤已觉疲倦，正想回兰芝院歇息，突然想起昨日及今晨在母亲处，均未见其弟三舍，因对身边小厮道：“因何连日不见爱弟？着一人去问了来。”说罢，去了一人。

伯贤回至兰芝院，潘夫人已等着用午饭。席间，伯贤又问起其弟三舍的事，潘夫人道：“小郎虽博览群书，通诗词，工书画，但放肆不羁，整日在外悠游，倘与正人君子为伴无妨，若与宵小无赖结群，日后败家子弟无疑。且闻得婢女们说，小郎女流气重，其房里脂浓粉香，无所不有，不象个男儿家。只不知确切。”

正说间，适才去的小厮传话与绿珠道：“告老爷，三公子昨日出门至今未回。”伯贤听了，只好作罢。

才午饭罢，又有小厮来报：“泉州知州田子真来拜。”伯贤听了，急即盥洗了，整衣拂袖，又来至正宅大厅，迎进田知州，礼毕献茶看坐。待田子真看坐时，那一身子肉，坐满了红木大交椅还只嫌小。伯贤见了，笑着叫小厮移去交椅，抬了锦墩来，让他坐了。伯贤笑道：“田大人益发发福了。”

田子真道：“再别发福了，如今我连濯足，如厕都极其不便。

咳！人老珠黄不值钱，似你这等，年富力强，国家栋梁，前途无可限量。”说到后边，不免有些妒气。

伯贤道：“田大人老骥伏枥，肩负着国家重任。这泉州，乃对外贸易重要港口，居今日宁波、温州、福州、广州诸港之首。且是兵家必争之要地，北通福州，西通龙岩、汀州，南通漳州、潮州。此位非田大人不能胜任。”

田子真听了，喜道：“这泉州，确系水陆交通之要冲，军事之重镇。你看，泉州后渚港外风樯林立，帆影蔽天，海外交通畅达南北东西二大洋，往来频繁。这泉州聚宝街一带，住着上万名番人，尽是使节、商人、传教士。那外国人建的清净寺，已将竣工，这也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如数家珍一般，接着，又叹气道：“只可惜这山河日下，未知此次陈大人朝见，有何见闻？”

伯贤遂将元兵行将投鞭南下，觊觎大宋神器，文天祥、张世杰已出兵勤王的事，一一说了一遍，无非告以国家有难，激以爱国之情。说罢，跟着就是叹息。

必竟话不投机半句多，说了一会，便觉无话可谈，因此冷场。田子真坐于锦墩上，往大厅门外望去，但见那大厅前路旁古松两行，阶前翠柏一列。丹墀宽阔，朱门绿檐，这也没啥希奇，只是丹墀前，翠柏下，道路两旁有两口大井，倒是罕有。收近看时，见那厅内，雕梁画栋，高拱着蔚蓝穹顶。厅的正面上，高悬御赐金匾，匾下挂一幅五星拱照图，图下设一香案，案上一大金兽炉，炉内焚龙涎香。厅侧两旁大红金漆柱上大书蔡体楹联，大柱间屏壁上悬挂几幅古人书画，书画下陈列各式古董文物。这田子真最喜的是前人书画、古董文物，因此眼馋，流涎道：“哇哈！陈大人这厅上挂的，摆的，还真雅致。”说罢站立。

伯贤道：“知州若有雅兴，还请鉴赏。”说罢，也随之站立，反背着手，跟在田子真身后，指着一轴古字道：“这是英宗

朝状元，泉州刺使蔡襄书赠家慈外祖，后来，外祖把它当作陪嫁，由家慈带了来。它的书法妙处，田大人独具慧眼。”田子真见了，啧啧称赞不已，又以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中比划着。

伯贤指着旁边一帧画问道：“这上面写的是唐吴道子画，请田大人鉴别一下，可是真迹？”

田子真听说，走过来看了一会。又后退几步，站着看了一会。又走近了，叫移来锦墩。伯贤见了，叫两个小厮扶田子真爬上那锦墩，只见他摆弄着自己的头，侧首看那落款小字。看罢，点了点头，退了下来，喘了一大口气说道：“真真是吴道子所画《天子送王图》，这是价值连城，举世无双的国宝了。只是挂在此，太可惜了，一者风吹尘染，不能经久；二者须防梁上君子，宜加珍藏。”

伯贤应付道：“有理。”

田子真又观赏了数幅其他字画，只是看了那《送子天王图》之后，在他眼里，其他都不屑一顾。因又回到《天子送王图》前看了许久，方才去看那古董雕塑，尽皆秦汉时期所出。看罢，田子真喘了口气，无不垂涎欲滴，说道：“不说那《天子送王图》，就那《溪山行旅图》、《果熟来禽图》、《万壑松风图》，皆唐宋名人所画，再有这排的金、银、牙、玉雕刻以及瓷器花罇，小件古董字画，哪一件不是珍品！难得，难得！可羨，可羨！”又道：“陈大人已是大雅，下官本不敢献丑，只是无物可赠，今也带些字画、古董，愿勿见笑。”因呼田家小厮进来，献上了。伯贤客气了一番，也就收下了。

田子真看着陈府的人收过礼物后，即要告辞，伯贤也不留他，跟着站立了，跟在田子真身后，送他出门，看着他那熊一般的肥胖身躯，伯贤想起那“行尸走肉”的话来，不免觉得好笑。

送走田子真，伯贤回来坐在交椅上，拈着髭须，想了想，呼

道：“来人呀！”话音刚落，即来了一小厮，伯贤道：“传那跟三舍的人来！”

过了一会，那去的小厮带了另一小厮来了。那小厮一见伯贤，即上前稽首道：“未知老爷呼唤小的么^①事？”

伯贤问道：“你叫啥名？是跟三舍的吗？他的房间你可能开得？”

那小厮答道：“小的叫宜干，是三公子书童。三公子的房门从不上门，只是奴才极少进出，那些丫鬟使女倒是可以随便进出。”

伯贤道：“如此，你就带我去！”

^① “么”，方言，音me，“什么（mδ）”的意思。